

身下士不敢驕賢其家無莞籥之信關捷之固大斗斛以出輕斤兩以內而乃論之以不宜也屈建曰此乃所以反也居三年白公勝果焉亂殺令尹子椒司馬于期子椒子期皆白公之季父此所謂弗類而是者也何謂若然而不然子發為上蔡令氏有罪當刑獄斷論定決於令尹前子發喟然有悽愴之心罪人已刑而不忘其恩此其後子發盤罪成王盤罪也發得也而出奔刑者遂襲恩者恩者逃之於城下之虛踰足而怒踰足又曰子發視使吾罪而被吾刑怨之憎於骨髓憎痛使我得其肉而食之其知厭乎追者皆以為然而不索其內果活子發此所謂若然而不然者何謂不然而若然者昔越王句踐卑下吳王夫差請身為臣妻為妾奉四時之祭祀而入春秋之貢職委社稷效民力隱居為蔽而戰為鋒行禮甚卑辭甚服其離叛之心遠矣然而甲卒三千人以擒夫差於姑胥姑胥此四策者不可不審也夫事之所以難知者以其窺端匿跡立私於公倚邪於正而以勝惑人之心者也若

使人之所懷於內者與所見於外者若合符節則天下無七國破家矣夫狐之捕雉也必先卑體彌耳以待其來也雉見而信之故可得而擒也使狐瞑目植睛植睛雉見必殺之勢雉亦知驚憚遠飛以避其怒矣夫人偽之相欺也非直禽獸之詐計也物類相似若然而不可從外論者衆而難識矣是故不可不察也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十五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十六

疲三

太尉祭酒 臣許慎記上

備務凱備後遠不取必用仁義之道

或曰無為者寂然無聲漠然不動引之

推之不往如此者乃得道之像為術如此乃可謂為得道之法也吾以為不然嘗試問之矣如或人

乎有論者必不能廢言五人可謂聖人邪有以五聖觀之則莫得無為明矣言不得也古者

民如草飲水采樹木之實食贏蟻之肉時多

疾病毒傷之害也於是神農乃始教民播

植五穀稷黍稷也相土地宜燥濕肥燒高下視

今民知所避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

此神農之為也堯立孝慈仁愛使民如子弟言雖使

知已之子也必加仁愛過之西教沃民東至黑齒北撫幽

都南道交趾沃民所聚故曰幽都今屬門以

人之化故親往行教導之仁義也放謹

究於崇山窺三苗於三危放謹也南極之山三

苗蓋謂帝喾氏之裔子彈少吳氏之裔子
窮寺謂雲氏之裔子蒙養三族之苗故謂
之三苗三危西極之山名一
流共工於幽州
殛鯀於羽山先時有共工官鯀為父為治水
山是則克之為洪範曰鯀則殛死於羽山東極之
則殛殺窮奇檮杌至四書可知也舜作室
築牆茨屋辟地樹穀令民皆知去歲完各有

家室南征三苗道死蒼梧三苗之國在彭蠡
之書曰身陟方死時舜見蒼梧英於九疑
之山在蒼梧馮乘縣東北零陵之南千里也
禹沐浴霖雨柳扶風禹勞力天下不避風雨
疾風疾風決江疏河擊龍門關伊闕決孟水
為棟樑也得東過故古伊闕道東注于海故言疏龍門
本有水門鱗魚遊其中上行得上述者使為

龍故曰龍門為關而大之故言壘伊闕山名
禹開龍山體今伊水得北通入海水故言關
也脩彭蠡之防乘四載隨山築木平治水土
定千八百國備治也彭蠡澤名在豫章彭澤
用舟陸行用車澤行用徒隨捕也築石列鐵
之四海之內凡萬國焉定千八百國是禹之
也所為湯夙興夜寐以致聰明輕賦薄斂以寬

民氓早起夜寐以思為事能得其精故布德
曰以政聰明定而富野民曰氓也施惠以振困窮
窮死問疾以養孤嫠切無父
家婦曰嫠婦百姓親附政令流行乃整兵鳴
條困夏南巢雉以其過放之歷山南巢地名
江居巢是熱黃嶺其罪過於歷山南巢地名
歷山在歷陽之山是湯為之也此五聖者

天下之盛主勞形盡慮為民興利除害而不
懈懈也奉一爵酒不知於色言其輕也挈一石之
尊則白汗交流言其重也又况贏天下之憂而海
內之事者乎其重於尊亦速也速猶多也且夫聖
人者不恥身之賤而愧道之不行不憂命之
短而憂百姓之窮是故禹之為水以身解於

陽明之河解陽明之河在秦地湯旱
以身禱於桑山之林桑山之林在魯地聖人憂
民如此其明也而稱以無為豈不恃哉恃
也且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踐
位者非以逸樂其身也逸安也為天下強掩弱

衆暴寡詐欺愚勇侵怯懷知而不以相教積
財而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齊之齊等一為
同也一人聰明而不足以遍照海內故立三公九
卿以輔翼之輔正也絕國殊俗僻遠幽間之
處不能被德承澤故立諸侯以教誨之絕遠
能猶及也是地無不任時無不應官

無隱事國無遺利言官無隱病失職之事所
以利民故無所遺也以衣寒食饑養老弱而息勞倦也若以布衣
徒步之人觀之則伊尹負鼎而干湯伊尹處
於有莘

之野執鼎俎和五味以干湯欲其調陰陽呂
望鼓刀而入周呂望美姓四岳之後四岳在
呂望其後居於周水有功賜姓曰姜氏
自殷而往為文王太師佐武王伐紂成王封
齊也伯里奚轉鬻伯里奚與臣自知費於不
齊也而魯公仲東縛魯公仲東縛相有公子糾
而魯公仲東縛相有公子糾而魯公仲東縛
而魯公仲東縛相有公子糾而魯公仲東縛

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黔
黑也是以聖人不
高山不廣河蒙恥辱以干世主非以貪祿慕
位欲事起天下利而除萬民之害聖人蓋不
言必論之也蓋聞傳書曰神農樵悴

堯瘦靡舜黻黑禹胼胝由以觀之則聖人之
憂勞百姓甚矣甚重也故自天子以下至於庶
人四職不動思慮不用事治求贍者未之聞
也夫地勢水東流人必事焉然後水潦得谷
行水勢東流人必事而通
之使不得積谷而行也禾稼春生人必加
功焉故王毅得遂長加功謂是蒸是糞
和行也也逸成也聽其

智不用若吾所謂無為者私志不得入公道
嗜欲不得枉正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權
自然之勢而曲故不得容者巧詐政事而身
巧詐政事而身

弗伐伐自矜功立而名弗有不名有非謂其感而不應攻而不動者若天以火燒井以淮
 灌山此用已而背自然故謂之有為以火不可
 非其道故謂之有為也非其道故謂之有為也若夫水之用舟沙
 之用肆泥之用輶山之用薰夏瀆而冬陂因

高為田因下為池此非吾所謂為之此皆因
 之故曰非吾所謂為言無為聖人之從事也殊體而合于
 理殊異體行其所由異路而同歸其存危定
 傾若一志不忘于欲利人何以明之昔者楚
 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墨子名翟宋大夫悼傷也自魯趨

而十日十夜足重繭而不休息裂衣裳裹足
 至於郢見楚王自從楚走郢楚都也今曰臣
 聞大王舉兵將攻宋計必得宋而後攻之手
 忘其苦東勞民頓兵劉銳負天下以不義之
 名而不得咫尺之地猶且攻之手頓銳利卒折銳精攻

無罪之宋故負天下以不義之名猶且攻也王曰必不得宋又且
 為不義焉為攻之墨子曰臣見大王之必傷
 義而不得宋王曰公輸天下之巧士作雲梯
 之械設以攻宋曷為弗取公輸會般魏時在
 長上與雲梯故曰墨子曰令公輸設攻臣請

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
 之備九攻而墨子九却之弗能入入猶下也於是
 乃偃兵輟不攻宋輟止段干木辭祿而處家
 魏文侯過其間而軾之問里周禮二十五家
 曲禮曰軾視為尾又曰其僕曰君何為軾文
 侯曰段干木在是以軾其僕曰段干木布水

之士君軾其間不已甚乎文侯曰段干木不
 趨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施千里聲
 行也寡人敢勿軾乎勿無段干木无于德寡
 人无于勢段干木富于義寡人富于財勢不

若德尊財不若義高干木雖以已易寡人不
 為使干木之已賢易寡人吾曰悠悠然于影影
 也子何以輕之哉其後秦將起兵伐魏司馬
 庚諫曰段干木賢者庚秦大夫其君禮之天
 下莫不知諸侯莫不聞舉兵伐之無乃妨於

義乎於是秦乃偃兵輟不攻魏夫墨子跌蹠
 而趨千里以存楚宋跌蹠行也段干木闔門
 不出以安秦魏夫行與止也其勢相反而皆
 可以存國此所謂異路而同歸者也異路謂
 也同歸謂今夫救火者汲水而趨之或以甕

既或以盆盂其方負銳楯不同盛水各異其
 於滅火鈞也故秦楚燕魏之謂也異轉而皆
 樂樂轉皆九夷八狄之天也殊聲而皆悲一也
 東方之與九種北方之與八種夫謂者樂之徵也哭者悲之
 效也徵應也憤於中則應於外憤發故在所

以感感發夫聖人之心日夜不忘于欲利人
 其澤之所及者効亦大矣効功世俗廢棄而
 非學者多非善不善之人性各有所情短若
 魚之躍若鵲之駭此自然者不可損益損此
 故不欲學吾以為不然夫魚者躍鵲者駭也猶人

馬之為馬筋骨形體所受於天不可變以此
 論之則不類矣言人為人為自夫馬之為
 草駒之時跳躍揚蹄翹尾而走人不能制馬
 尺以下為駒駒在羊中故訖咋足以嗜肌碎
 骨蹶蹠足以破虛陷訖咋也及至圍人擾

之良御教之同義馬官掩以銜扼連以轡銜
 則雖歷險墜弗敢辭故其形之為馬馬不可
 化其可駕御教之所為也馬馴也馴也
 而可以通氣志猶待教而成又況人乎且夫
 身正性善發憤而成帽慙而為義慙慙思之

性命可說不待學問而合於道者免舜文王
言有善性命可教者聖人不學而知之者
 先舜文王皆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是也
 沉酗耽荒不可教以道不可喻以德嚴父非
 能正賢師不能化丹朱商均也丹朱堯子商
化詩云維爾諄諄聽曼頌皓齒形夸骨佳不
 我遊適是其頌也
 待脂粉芳澤而性可說者西施陽文也受頌
也肌弱性好好性善也西施陽文也
 施雖粉白黛黑非能為美者嫫母佻也嫫
推衡之權惡氣言之除讓愛少續大口之
鳴漢楚道氏之遠道齊張成能信曾視嫫母
似推古之醜女嫫母如樸花之樸此類人得
風商之虛傳讓近也此惟一說讓曰華難也
 夫上不及堯舜下不及商均美不及西施惡
 不若嫫母此教訓之所喻也喻導
 施且子有弑父者然而天下莫疏其子何也
 愛父者眾也儒有邪辟者而先王之道不廢
 何也其行之者多也今以為學者之有過而
 非學者則是以一飽之故絕穀不食以一蹟
 之難較足不行惑也蹟蹟是入蹟蹟也言以
丹朱商均不可教也飽而不食蹟蹟而行
而復學故謂之惑也今日良馬不待冊鏡而
行駕馬雖兩鏡之不能進為此不用冊鏡而
御則愚矣為馬無以行之故曰惑也夫法

夫操利劍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及至勇
 武攘捲一擣則摺脇傷幹武士也楚人謂
 此棄干將鏃邪而以手戰則博矣所為言者
 齊於眾而同於俗今不稱九天之頂則言黃
 泉之底九天八方中央故曰是兩末之端議
 何可以公論乎也公平夫橘柚冬生而人曰冬
 死死者眾薈麥夏死人曰夏生生者眾多江
 河之回曲亦時有南北者而人謂江河東流
 攝提鎮星日月東行而人謂星辰日月西移
 者以大氏為本歲星在寅日攝提鎮星中央
故曰大氏為本也胡人有知利者而人謂
 之駭駭多駭讀似貨變氣言之者在舌頭乃得
 越人有重運者而人謂之鈔鈔多者言鈔讀無
人言疎操善越以多者名之若夫堯眉八彩
 九竅通洞而公正無私堯母慶都孟天帝之
十無夫出觀於河有赤龍負圖而至曰赤龍
受天下之圖有人亦水光面八彩鬚髮赤
帝起成元寶冠然陰雲亦龍與慶都合而生
堯帝如圖故曰有彩之色洞連聖道也無
私無所一言而萬民齊齊無德舜二瞳子
愛惜也是謂重明言能知人作事成法出言成章事
為後世所法論格舜有天下換焉耳參編是
乎其有文章難觀乎此之謂也

謂大通三編充也大通與利除害疏河決
 紅傳曰劉子觀於河決云微禹文王四乳是
 謂大仁乳所以養人天下所歸百姓所親文
 為西伯也故曰大仁天下所歸百姓所親王
 有二受命而主故曰百姓所親也臯陶馬喙是
 謂至信若馬口出言皆決獄明白察於人
 情察猶再生於石禹母嬴己藏石而契生於
 卵契母有媯氏之女簡狄吞燕卵而生契
 史皇產而能書史皇蒼頡生而見鳥迹知
 左臂脩而善射若若故曰史皇或曰順皇羿
 一出猶繼踵而生以千歲為近今無五聖之
 天奉堯舜禹湯四俊之才難才千人為
 聖聖聖也欲棄學而循性是謂猶釋船而欲展足
 水也展履夫純鈞魚腸劍之始下型擊則不
 能斷刺則不能入此鈞利劍名魚腸文屈
也及加之砥礪摩其鋒則水斷龍舟
 大陸割犀甲言利明鏡之始下型矇然未見
 形容及其粉以玄錫摩以白粉鬢眉毛可得
 而察於摩夫學亦人之砥錫也而謂學無
 益者所以論之過也過非也知者之所短不若
 愚之所脩短謂缺脩謂明有所不賢者之所

不足不若衆人之有餘也。何以知其然？夫

宋畫具治刻刑鑿法亂倫曲出。宋人之畫具

刑法亂理之文備飾。其為微妙堯舜之聖不

能及也。蔡之幼女衛之稚質胡曲射故在

陽郡推賢亦少女。相纂組雜奇彩抑黑質

揚亦文。相印模纂織組邪文如今禹湯之智

不能逮。言不能及也夫天之所覆地之所載

包於六合之內託於宇宙之間陰陽之所生

血氣之精合牙戴角前爪後距奮翼攫肆蚊

行繞動之蟲喜而合怒而鬪。鬪也

見利而就避害而去其情一也。雖所

好惡其與人無以異。有同一人亦避害就利然

其爪牙雖利筋骨雖強不免制於人者知不

能相通才力不能相一也。各有其自然之勢

勢力無稟受於外。無有學問交謀慮也故力竭

功沮。竭也夫鴈順風以愛氣力衝虛而翔

以備糟弋。來秀曰蓋已秀曰糟弋也蠅

知為垤羅路為曲穴虎豹有茂草野蕪有光

菁樓柳墟虛連比以像宮室陰以防雨。

景以蔽日。蔽也此亦鳥獸之所以知求合於

其所利。今使人生於辟陋之國。僻也長於

窮欄漏室之下。長無兄弟少無父母。目未嘗

見禮節耳未嘗聞先古。先古謂聖賢之道也獨守專室

而不出門。專室使其性雖不愚然其知者必

寡矣。昔者蒼頡作書容成造曆。容成黃帝時

月星辰。胡曹為衣。易曰黃帝垂衣裳后稷耕

稼。詩曰。胡狄作酒。見世。莫仲為車。仲為夏

於辟也。此六人者皆有神明之道。聖智之迹

故人作一事而遺後世。非能一人而獨兼有

之各悉其知貴其所欲達也。遂為天下備

用也。今使六子者易事而明非能見者何見。

知言人各萬物至衆而不足以奄之也。

周室以後無六子之賢也。而皆脩其業當

世之人無一人之才而知其六賢之道者何

教順施續而知能流通也。由此觀之學

不可已明矣也。今夫盲者目不能別晝夜

分白黑然而搏琴撫弦參彈復徽。援操拂

手若蒙蒙不失一弦。蒙蒙不識也使

未嘗鼓琴者雖有離朱之明。獲撮之捷。猶不

能屈伸其指。離朱黃帝時人明目能見百步

何則。眼習積貫之所致也。失一弦故弓待

撥而後能調。劍待砥而後能利。故曰。砥礪

石玉。堅無敵。鑊以為歌。首尾成。形礪諸之功

焉。標以為輪。其曲中規。自隱括之力。唐碧

堅忍之類。猶可刻。鑊標以成器。用玉皆堅。鑊

物。又況心意乎。且夫精神滑淖。纖微倏忽。變

化與物推移。特易也。雲蒸風行。在所設施。用

君子有能。精搖摩。藍砥礪。其才自試。神明覽

物之博。道物之壅。觀始卒之端。見無外之境。

以遠。以逍遙。仿伴於塵埃之外。窈冥也。超然

獨立。卓然離世。不群。此聖人之所以游心若

此。而不能閑居靜思。鼓琴讀書。追觀上古及

賢大夫。學問講辯。日以自娛。講論則利。蘇

援世事。分白黑利害。蘇繡索。後則分別白。籌

策得失。以觀禍福。非常。曰。觀設儀。立度。可以

為法。則窮道本末。究事之情。窮也。立是廢

非。明示後人。非惡也。死有遺業。生有榮名。遠

功業。如此者。人才之所能逮也。然而莫

能至焉者偷慢懈惰多不暇日之故偷慢懈惰之人懈惰於庶幾多言而後夫瘠地之民多有不暇日而不學此故也夫瘠地之民多有心者勞也心者勞也之心也沃地之民多不才者饒也饒由由此觀之知人無務不若愚而好學自人君公卿至于庶人不自疆而功成者天下

未之有也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此之謂也詩頌敬之篇言為善者日有所成就月有所行言學之是明此短學之名可務立功可疆成疆勉也故君子積志委正以趨明師取法則勵節亢高以絕世俗下詳於何以明之昔者南榮喟恥聖道之

獨亡於己身萍霜露歎踰跌跋涉山川冒蒙荆棘涉險涉險涉險荆棘踰跌跋涉山川冒蒙荆棘涉險百舍重辟不敢休息百舍重辟不敢休息教一言教一言精神晚冷精神晚冷

開備依然七日不食如饗太宰開備依然七日不食如饗太宰七日為極三牲是以前照四海名施後世七日為極三牲是以前照四海名施後世也連畧天地也連畧天地察分秋毫察分秋毫稱譽業語至今不休語至今不休可疆立者吳與楚戰可疆立者吳與楚戰

心撫其御之手曰今日距疆敵犯白刃蒙矢石石莫大也大東之主大東之官楚卿大夫心也一戰而身死卒勝民治全我社稷可以庶幾乎庶幾乎得安遂入不返決腹斷頭不旋踵運執而死言不旋踵因執而死申包胥竭

筋力以赴敵敵伏尸流血不過一卒之才筋力以赴敵敵伏尸流血不過一卒之才侯謂中也侯謂中也不約身卑辭求救於諸侯不約身卑辭求救於諸侯復之我必與之及昭王敗於柏舉諸侯中於包胥如春也師故曰不如求救於諸侯

是乃贏糧跪走跋涉谷行是乃贏糧跪走跋涉谷行為上峭山赴深谿游川水為上峭山赴深谿游川水重賦七日七夜至於秦庭重賦七日七夜至於秦庭不食晝吟宵哭面若死灰不食晝吟宵哭面若死灰

女不遺啓處女不遺啓處使下臣告急秦王乃發車千乘步卒七萬屬之子虎發車千乘步卒七萬屬之子虎楚國楚國於憲法此功之可疆成者也於憲法此功之可疆成者也夫七尺

之形心致憂愁勞苦膚之知痛疾寒暑人情一也一也聖人知時之難得務可趣也苦身勞形焦心怖肝不避煩難不違危殆勞形焦心怖肝不避煩難不違危殆蓋聞子發之戰蓋聞子發之戰進如激矢合如雷電解如風雨負之中相方之中矩破敵陷陳

莫能壘御澤戰必克莫能壘御澤戰必克攻城必下彼非輕身而樂死務在於前遺利於後故名立而不墮莫能壘御澤戰必克此自強而成功者也此自強而成功者也故回者不強困倉不盈故回者不強困倉不盈官御不厲心意不精將相不強功烈不成官御不厲心意不精將相不強功烈不成侯王懈惰

復世無名復世無名詩云我馬唯驥六轡如絲復世無名小驥重負者華之為六載馳驅周爰諮謀以言人之有所務也小驥重負者華之為六載馳驅周爰諮謀以言人之有所務也以言人之有所務也通於物者不可驚通於物者不可驚能驚於道者不可動能驚於道者不可動

淮南鴻烈解 卷二六

者不可耀以名耀之名也審於形者不可遜遜也以狀狀也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為道者必託之於神農黃帝而後能入說言為二聖所作乃能入亂世間主高遠其所從其說於人人乃用之來因而貴之為學者蔽於論而尊其所聞相與危坐而稱之正領而誦之此見是非之分誦之喻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不明初言之不知其理故曰不明也夫無規矩雖奚仲不能以定方圓無準繩雖魯般不能以定曲直是故鍾子期死而伯牙絕絃破琴知世莫賞也鍾官氏子通稱其名達於音律伯牙楚人親世無有知音者

其說異也所以聽者易也易也夫以微為羽非絃之罪罪在以甘為苦非味之過過在楚人有烹猴而召其隣人以為狗羹也而甘之謂也後聞其猴也據地而吐之盡寫其食此未始知味者也喻以惠王初說謝子唐邯鄲師有出新曲者託之李奇師樂師也出猶作奇古之諸人皆爭學之也後知其非也而皆棄其曲此未始知音者也知非奇所作也鄙人有得玉璞者喜其狀以為寶而藏之鄙人以石示人人以為石也因而棄之此未始知玉者也故有符於中則貴是而同今古符驗驗者有明也也是實也言中心能明無以實是者則貴之古今一也故曰同也無以聽其說則所從來者遠而貴之耳言無中心聽人說之是否但見其言遠古之事便珍貴之耳近世之事有可貴者亦有不貴之也此和氏之所以泣血於荆山之下荆山在荆山下得美玉之璞於荆山之下獻楚武王武王以為石則其右趾及文王即位復獻之如是乃以玉證之為實文王曰先王輕於則及而重則石遠為割之罪如和言同說為和氏之璧也今

枉抗閭解漏越而稱以楚莊之琴側室爭鼓之側室也則室也謂也苗山之鉞羊頭之銷雖水斷龍舟陸刺兒甲莫之服帶謂也山桐之琴濶子之腹雖鳴廉利用無所傳謂也山桐之琴濶子之腹雖鳴廉隅脩管唐牙謂也通人則不然服劍者期於鈺利而不期於墨陽莫邪謂也乘馬者期於千里而不期於驕騮綠耳鼓琴者期於鳴廉脩管而不期於濫觴號鍾謂也書者期於通道客物而不期於洪範商頌謂也聖人見是非若白黑之於目辯別清濁之於耳聽清濁也眾人則不然中無主以受之譬若遺腹子之上龍以禮哭泣之而無所歸心謂也故夫辯子之相似者唯其母能知之也玉石之相類者唯良工能識之也書傳之微者唯聖人能論之謂也今取新聖人書名之孔墨則弟子句指而受者必眾矣謂也

也故美人者非必西施之種通士者不必孔墨之類曉然者所通於物故作書以喻意以為知者也喻明也作書者以明古今誠得清白之士執玄鑑於心照物明白不為古今易意古木也鑑鏡也皆以自見於據書明指以示之據書也雖閨棺亦不恨矣朝開運夕死可奈何昔晉平公官為鍾鍾成而示師曠曰鍾者不調平公晉悼公之子也平公曰寡人以示工工皆以為調而以為不調何也而法也師曠曰使後世無知音者則已若有知音者必知鍾之不調故師曠之欲善調鍾也以為後之有知音者也喻上句作書三代與我同行五伯與我齊智我謂彼獨有聖智之實我曾無有間里氣聞窮巷之知者何則則我無名宣聞於間里窮巷之彼并身而立節我人無有知我之賢何故也彼并身而立節我誕謾而慙忽伯也五代五伯并身同行而五今夫毛褚西施天下之美人若使人街腐鼠蒙蛸皮衣豹裘帶死蛇則布衣韋帶之人過者莫不左右睥睨而掩鼻言雖有美其與故睥睨掩鼻其美孟子曰西施之美不中則人皆掩鼻而過之是也嘗試使

之施芳澤正娥眉設筭珥衣阿錫曳齊統人言飾珥阿加粉黛黑佩玉環榆步粉黛黑佩玉環榆步治由笑目流眇治由笑目流眇口曾撓奇牙出口曾撓奇牙出其色矣其色矣才蒙惑感之智被汗辱之行無本業所脩方術所務焉得無有睥面掩鼻之容哉令鼓舞者鼓舞或作鄭舞鄭者鄭神楚陳王之幸姬繞身若環繞身若環若林葯被風若林葯被風馳若驚馳若驚木熊者木熊者緩自縱好茂葉緩自縱好茂葉龍從鳥集龍從鳥集且夫觀者莫不為之損且夫觀者莫不為之損

心酸足心酸足行微笑被衣行微笑被衣夫鼓者非柔夫鼓者非柔非妙勁非妙勁然也然也之長莫見其益之長莫見其益莫見其損莫見其損之生燬燬然日加之生燬燬然日加為棺舟為棺舟者功大君子脩美者功大君子脩美故詩云日就月將故詩云日就月將謂也謂也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十六